

歷代名人
定章
書

誠兄子馬嚴馬敦書

馬 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由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與從弟安國書

孔 臧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

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囑，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尙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沒，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孔 臧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息，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蠋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蠋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

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饗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誠子書

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誠子歆書

劉向

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跣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

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誠兄子書

張 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貧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報妻書 二首

秦 嘉

一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備俛當去，知爾所苦，向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

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二

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絃遠別，恨恨之情，顯尤悵然，間得此鏡，既明妍媸，及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並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答夫秦嘉書 二首

徐淑

知屆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歉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

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嶺，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覆。

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

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二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慙慙，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意髣髴；操琴咏詩，思心成結；勸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

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塵垢；越布手巾二枚，嚴器中物幾具，金錯盃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盃一枚，可以服藥酒。

戒子益恩書

鄭玄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井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誠子書

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寧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慳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誠子書

王 修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

汝今臨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見舉動之宜，效高人遠邇，聞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遠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誠子書

殷 衰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致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紕平所誠，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

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爲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己，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誠子儉葬書

沐 並

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也，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瑱瑤，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元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

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夭爲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極柩，豈不哀哉！昔莊周闔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押玉牀，象衽，殺人以殉，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

吾以才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然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黷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誠子書

司馬徽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戒子遺言

向朗

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墮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

誠子書

姚信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以爲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恆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己，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眞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善，遣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與兄書 二首

陸景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胸。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至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輻軻，既宜保德，爲世所資，厚自珍愛！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心時存之。實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誠子書

羊 祐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若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

口不得宣，想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

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與五子書

陶潛

告儼、俟、份、佚、修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吾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備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與子字文護書

閻 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

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多無恙。

化，將何報德！

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

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吾今走向至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

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

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竝乘驛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汝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報母書

宇文護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寄殃積戾，